

李佩甫 蒋子龙 杨东明 赵瑜 何建明 江浩 李景田 从维熙 贾平凹 莫言
 阎连科 池莉 周大新 陈建功 张欣 刘恒 王朔 叶兆言 高晓声 冯骥才
 阿城 王安忆 方方 严歌苓 徐小斌 迟子建 毕淑敏 陈丹燕 袁山山 王家
 高嵩 路也 柳建伟 老鬼 李鸣生 林希 张宇 何申 徐坤 王为政 毕四海
 郭雪波 胡发云 浩岭 葛均义 一合 方敏 梁晴 航鹰 简嘉 肖克凡 卢跃刚
 平 关仁山 陈源斌 王观胜 朱晓平 高红十 鲁彦周 蒋启倩 于艾香 苗长
 蒋韵 邵振国 陆文夫 南翔 虹影 白连春 王静怡 田中禾 海波 范小天 江
 孙鹤翔 满都麦 岳恒寿 张廷竹 刘玉堂 王旭烽 彭东明 鲍十 田东照 王
 李锐 赵毅衡 赵德发 邓宏顺 杨沐 冯良 彭见明 朱澄澄 谢友鄞 叶梅 川
 李佩甫 蒋子龙 杨东明 赵瑜 何建明 江浩 李景田 从维熙 贾平凹 莫言
 阎连科 池莉 周大新 陈建功 张欣 刘恒 王朔 叶兆言 高晓声 冯骥才
 阿城 王安忆 方方 严歌苓 徐小斌 迟子建 毕淑敏 陈丹燕 袁山山 王家
 高嵩 路也 柳建伟 老鬼 李鸣生 林希 张宇 何申 徐坤 王为政 毕四海
 郭雪波 胡发云 浩岭 葛均义 一合 方敏 梁晴 航鹰 简嘉 肖克凡 卢跃刚
 平 关仁山 陈源斌 王观胜 朱晓平 高红十 鲁彦周 蒋启倩 于艾香 苗长
 蒋韵 邵振国 陆文夫 南翔 虹影 白连春 王静怡 田中禾 海波 范小天 江
 孙鹤翔 满都麦 岳恒寿 张廷竹 刘玉堂 王旭烽 彭东明 鲍十 田东照 王

中国作家

经典文库

杨东明 卷

光明日报出版社

中国作家经典文库

性爱的思辩

杨东明 著

广西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田军

中国作家经典文库 《中国作家》杂志社 主编

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

(北京永安路106号 邮编:100050)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经销

北京振兴源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

850×1168毫米 1/32开本 160印张

2002年6月第1版 2005年12月第2次印刷

印数:1-500套

ISBN 7-80145-553-3/I·65 定价:680.00元(全24卷)

前 言

文学即入学，文学即人生。文学不是历史，但往往比历史更能真实，文学深刻地反映社会现实，一个国家与民族文学的昌盛，才能确保有深刻底蕴的持久不衰的昌盛。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拥有五千年延绵不绝的文化传统的古老民族。其文学之盛更是代代相习，薪火不断。中国当代文坛，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二十多年中产生了一大批在国内外有重大声誉的优秀作品和许多文才横溢、著作等身的知名作家。

《中国作家》杂志社以宏扬新文学、新文化为己任，对当代中国文学的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为了让更多的读者从新时期文学的成绩中得到滋养与熏陶，特联合光明日报出版社隆重推出《中国作家经典文库》，本文学作品几乎囊括了新时期文学发展中的所有精品，是每一位文学爱好者乃至普通中国人所必读的文学范本，必将对新时期中国文坛的发展直到整合过去，指引方向的积极作用。

作为中国作家协会直属主办的刊物，是目前中国唯一一家大型文学月刊。活跃在当代中国文坛的几代著名作家几乎都是它的作者，其权威性不言而喻，在改革开放的二

十年代里，中国文坛发生了举世瞩目的变化，越来越多的优秀作家与作品脱颖而出。为了回顾和检阅二十多年来中国当代作家的创作实绩，由《中国作家》杂志社发起，光明日报出版社共同参与编撰的此套《中国作家经典文库》，如期问世。莫言、贾平凹、高晓声、王安忆、张志承、阎连科等，这些名字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是无法回避的。为当代中国把脉，用各自的方式表达种种来自民间的声音，从贾平凹西北高原上席卷的罡风，到莫言小说中齐鲁平原的漫漫田野……。篇幅之多，经年之长，文风之独特，完全可以成为当代中国文学的参照。其资料之全，令人不得不佩服编者之精心。编者力图以宽广的视角去呈现这一领域的全貌，细心的读者也会从中发现这些资料正是二十年来中国文学变迁的纪录。全书资料的编辑以各个作家的创作历程为经，以思想为纬，编选的立场更倾向于作家的自由个体，表现出更为开阔与前瞻的姿态。

这些优秀作品与作家集合到一起，以文库的形式展现新时期中国文坛的崭新风貌，并眺望未来文学的发展道路，是新世纪之初文学界翘首已久的大事。基本涵盖二十世纪后半叶中国文坛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优秀作品，大批的优秀作品构成了二十年来华语文坛的扛鼎之作，经过时间与读者的历练，成为公认的传世经典，必将溶入民族的血液当中。继而泽被后世。

追思往夕，感慨系之，纷纷议论，于此观止！

本书编委会



目 录

一 无能	(1)
二 出走	(10)
三 只要你心上真的有妹妹	(25)
四 暗夜比白昼更活跃	(33)
五 我们在一个海子里喝水吧	(41)
六 薄木门上的独眼	(49)
七 气味也可以如此的感伤如此的痛	(62)
八 浪漫骑士	(71)
九 倦偶	(80)
十 平衡	(99)
十一 穿裙礼上的舅舅们	(119)
十二 惩罚	(150)
十三 多事之夜	(172)
十四 白酒和白酒的密谋	(185)
十五 深夜的梦游	(193)
十六 爸爸的家在水底	(199)
十七 真实的虚妄	(205)



一 无能

今天需要好心情。

四年前的今天，于潮白使陆洁成了新娘。在这样的日子里，无论如何也应该让自己享受到好心情。

向浴缸中放水的时候，陆洁让喉咙和水喉一起发出了响声。在浴室封闭的空间里，流水显得格外响亮，陆洁的歌喉呢，分明也有了异乎寻常的厚度和底气。陆洁让自己在那种底气里足足地膨胀了一番，然后才走出来更衣。丝睡衣套在了身上，陆洁犹豫着又将它脱了下来。洗浴时应该穿那件毛巾睡衣的，丝睡衣似乎有些太做作。等到把那件厚毛巾睡衣换上身，感觉又不好了。旧旧的，灰灰的，毛茸茸的，像是一只没人愿瞧没人愿爱的弃狗。复又换上丝睡衣，丝睡衣要配皮拖鞋。脚尖勾住了皮拖鞋，却又想起在浴室中穿皮拖鞋如何的不妥。只好趿上塑料鞋，脚下又硬又凉，心里随即就生出一些凉意来。

陆洁每逢对什么事情太在意的时候，常常会显出此类犹豫。就像逢到复杂些的手术，陆洁总要下意识地反反复复洗手，再三再四地检查橡皮手套，掂来掂去地换手术刀钳一样。

今晚，对于能否和丈夫一起洗浴，陆洁显然也是太在意了。

热水差不多放满了吧？陆洁一边想，一边踢踢踏踏地向书房走。书房的门掩着，似乎听不到电脑键盘的敲击声。陆洁停下脚，飞快地浏览了一下自己，然后才伸手推门。“潮白，水好了，还不快来洗？”

在门被打开的一瞬间，陆洁似乎看到电脑桌前的于潮白正靠在椅背上发愣。可是，陆洁随即就听到了电脑键盘的敲击声，于潮白的脑袋也向前探伸着，仿佛在和那架勾着腰的台灯讨论什么问题。

“洗澡水放好了，潮白。”陆洁站在敞开的书房门前，此时，过道里



的壁灯是亮着的，半透明的丝睡衣薄如蝉翼，无疑能朦胧出许多的美。

“你先去泡着，我就来。”说这番话的时候，于潮白甚至没有抬眼向陆洁这边看一看。

陆洁的心沉了一沉，旋即又竭力地浮起。今天需要好心情，今天需要好心情，陆洁对自己说。“那好，我先去了，你快点来呀。”声音是明朗的，心情似乎也明朗得很。

独自进了浴室，把一条腿放进浴缸里，这才发觉浴缸是空的。水喉哗哗啦啦地响，水汽如云如雾般地笼罩着，却不过是在掩饰着一个骗局罢了。浴缸底的塞子是松脱的，水全都在不知不觉中漏掉了。陆洁心里预兆不祥地“格登”了一声，好心情也止不住地悄然漏失而去。陆洁皱了皱眉，拿住橡皮塞向着泄水孔决然地一堵，让自信随着热水渐渐地升起来。咳，不就是漏了水嘛，漏掉了还可以再放满，何必把心情弄得那么灰？

从清晨起，陆洁就一直在酝酿好心情。好心情是可以像糯米酒一样酿出来的，只需要把砂石一粒一粒择出去，把那些不愉快的念头一粒一粒择出去，然后再把它浸在温水里。温水会把心情泡软的，接下来就需要加温蒸一蒸。把酒曲拌进半熟的米粒中，再将它闷起来，让它慢慢地酿，慢慢地酿。于是，就会有浓甜的汁液从心里汪出来，汪出来，犹如沁出的泉。到了那种时候，人就会在微醺中自我沉醉了……

浴缸里的水终于再次放满了，陆洁就那样在浴缸里把她自己泡起来，竭力要将自己的心情泡软。光润的手臂从浴缸边松软地垂搭下来，手指下意识地在那里抚着，触着，于是，就触到了一点涩和一点糙。

那是瓷片缝里的白水泥。

浴盆是他们夫妻俩自己动手安装的，白色的玻璃钢浴盆在预定的位置上装稳之后，还需要装砌护圈。放一块灰砖头，抹一层砂浆，那护圈就一点一点地高起来，渐渐围成了形。成了形的护圈望上去灰头灰脑凸凸凹凹，像个丑陋的大鸡窝。陆洁简直看不得，看一眼就有一种莫名的厌恶往上翻。



于潮白动起手,不慌不忙地去掩饰这丑陋。他的唇间衔着一根“散花”烟,手里拿着瓦刀,一层又一层地往那片灰色的丑陋上抹水泥。凸凹不见了,它居然光滑平整了,然而望上去,依旧不过是一种光滑的平庸和灰暗。

再接再厉,于潮白锲而不舍地再来掩饰这平庸和灰暗。于潮白得心应手地利用起那些白瓷片。白瓷片们就像是美丽的铠甲,它们被一块块地披挂起来,在光照下熠熠地闪着清雅,看上去简直晶莹如玉。

那时候,陆洁就像猫似的蜷在于潮白脚边,为丈夫递送着瓷片。眼看着平庸和灰暗一点一点地被贴盖起来,陆洁的心境也就一点一点地随之变得光洁和晶莹了。

每贴上一张瓷片,陆洁就把脸儿向于潮白贴过去,然后再换了嘴唇去贴,那种贴上去的感觉真好。陆洁一边静静地体味着那份快感,一边细细地思索,为什么把自己的手掌贴在自己的脸上,毫无异样的感觉,可是一贴上于潮白,就会心底生风,云飘树摇?……

人的皮肤真是妙不可言。

护圈的周围贴了白瓷片,再用白水泥勾抹了缝隙,披挂整齐的浴缸显得几乎完美无缺。

原来,世间的一切都是可以贴盖和装修起来的呀。

在以后的日子里,陆洁曾经无数次地想起白浴缸内里的丑陋,然而她又无数次地控制住自己,不去深究它的内里,而只让自己看到它的眼前。这样,陆洁就保持了洗浴时那份应得的愉快。

在装贴的几乎算得上完美的浴缸里,陆洁和于潮白有过一次堪称是经典的洗浴。

“鱼是在水里交尾的,我们也应该做一次鱼。”于潮白在陆洁的耳边喃喃地念叨着。

那句话像咒语,陆洁听完就身不由己,恍恍惚惚地躺进了水里。

浴缸前部的水喉一直是打开着的,那水喉犹如崖缝间的溪泉,哗哗地流出许多白色的水花,接着,就有更大更重的鱼在翻腾,弄出更大的声响和更多更白的水花来。

那条鱼在浅水里喘气了,那条鱼喘得又粗又急。



那条鱼说：“翻过去，翻过去，活鱼是不会肚皮朝上的。”

陆洁于是翻转过来，让肚皮贴在了浴缸底。小小的浴缸似乎容纳不下鱼的翻腾，它要倾倒了，它要崩裂了，然而陆洁体内感受到的，却只是一种焦渴的等待。

在那个被焦灼烤炙的时段中，陆洁的脑子里充满了混乱的回忆。她时空交错地重温着大学的功课，医学院本科五年的教材里，似乎没有关于鱼类在水中交尾的内容。

大约一个小时之后，于潮白回到床上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水是涩的，所以它可以磨刀。但是，它不可以磨身体——”

说这番话的时候，于潮白的表情深沉而严肃，好像革命党人在总结一次策划很久，但是却不幸受挫的暴动。

然而，当时于潮白在浴缸里却是沉默的。

沉思着的陆洁终于被沉默着的于潮白从浴缸里拉起来，于是，陆洁就像一株沐浴在阳光下的向日葵那样，沐浴在扬扬洒洒的喷淋头的下面。

随后，陆洁嗅到了一股慢慢弥散着的香味儿。那种气息犹如一朵看不见的花，以分子的形式在空间盛开。过了一会儿，陆洁才明白，那是于潮白的双手在播撒香气。这香气属于那瓶印着天鹅图案的浴液。于潮白温馨的双手抚遍了陆洁的身体，他也把那温馨的浴液涂遍了陆洁的每个角落。于是，陆洁就在那抚爱里愈益光滑，愈益柔润。

陆洁终于光滑而柔润地容纳了于潮白。

接着，他们又双双扑在水里，成了两条恩恩爱爱的游鱼。

那一夜，陆洁拥着丈夫，睡得格外香甜满足。第二天早晨起床之后，于潮白忽然觉得头晕，脚下好像踩着荡船似的悠悠摆摆。往起居室走的时候，他几乎撞在了墙上。

陆洁陪着于潮白到她就职的市医院，找了内科主任做检查。低压量到了一百，高压竟然升至了一百七十！

于潮白觉得奇怪，“不对吧，我的血压从来都不高啊。”

内科主任思来想去，终于找到了一个解释，“正常的人，碰到过于悲伤或者过于兴奋的事，血压有变化，也是正常的。”



听了这话，夫妻俩会心地相视一笑。那笑，分明仍被昨夜的兴奋晕染着。

.....

今夜，陆洁期望还能看到丈夫的那种笑。

陆洁把手伸向浴盆边上的金属搁架，将那瓶粉红色的浴液握进了掌心里。望着瓶子上的天鹅，她不禁生出几分感叹来。仅仅四年的时间，这种牌子的浴液就成了昨日黄花，那些大型商场里，几乎都寻觅不到它的踪迹了。为了买到它，陆洁跑了许多地方，后来还是在批发市场的一个廉价货柜台里买到的。

陆洁打开浴液的瓶盖，放在鼻子前面深深地嗅闻着。

久违了，这熟悉而又陌生的气息！

陆洁慢慢闭上眼，想要努力地唤回旧日的记忆和感觉。陆洁记得那一次，于潮白用双手将它涂遍了她身体的每一个角落。于潮白那么真挚，那么投入地抚摩她，于是，陆洁的激情就在无边无际的感动中，岩浆般地奔涌起来。

今夜，陆洁期望能够旧剧重排。

“潮白，你还没有做完呐？”陆洁在浴室中喊着。

声音在狭小的浴室碰撞着，生出些自闭的感觉来。喊出这句话的时候，陆洁用余光瞥了一下壁镜，她望见自己的脖颈像天鹅一样优美地拉长了。

“快了，快了。”

带着歉意的回答从书房那边传过来。

陆洁在那回答中看到了书房里的电脑，那电脑妩媚地与于潮白对视着，于潮白的双手就依恋在那白皙的键盘上。

陆洁的心里忽然升起一种莫名的委屈，她不再等待了，她用手一撑，身体就从浴缸里站了起来。三面墙壁上的镜子映出三个人影，个个都还显得亭亭玉立。尾骨后升起的弧线依旧是圆柔的，小腹也算得上平坦。只有双乳似乎有些风光不再，但也未见得十分松垂。生过孩子的女人能保持这样的体形，还算差强人意。

一块呆蠢的海绵代替了男人的手，陆洁把浴液挤在海绵上，然后用它在自己的身上涂擦。耳后，脖梗，腋窝、股底、膝盖、脚趾缝……



陆洁工作得一丝不苟。这情形有些像她在家里擦桌子擦椅子,按部就班,井然有序。当然,那种被别人创造的激情和感动,此时是丝毫也寻找不到的。

金属搁物架上摆着备好的胸罩和底裤,颜色是那种淡淡的鸭蛋青。陆洁擦洗之后,用它们把自己装备起来,顿时觉出一种雅致的诱惑在挥发。底裤的形状有些像假面舞会上的面罩,灵动的眼睛仿佛就在那些镂花的空隙后面隐藏着。这颜色这式样,都是陆洁特意选定的。陆洁记得于潮白初次得到她的那个夜晚,她披挂的就是这套装备。于潮白在那假面上吻了又吻,然后陶醉般地贴着它,轻轻闭上了眼。这情景对于陆洁来说,是刻骨铭心的。

洗浴之后的陆洁趿着拖鞋返回卧室,路过书房时,她折了进去。

出现在陆洁眼前的情景与她的想象几乎完全相同:于潮白舒舒服服地蜷在皮转椅里,两眼盯着电脑那张多彩的脸,正痴痴地发愣。

“潮白——”

“哦——”于潮白侧过脑袋,连连点头,“对不起,对不起。我就来,我就来。”

终于和电脑拜拜了。

陆洁躺在席梦思床上,听到浴室那边传出的水声。那是淋浴器打开了,喷淋头的下面撑开了一把热气腾腾的伞……等一会儿,做丈夫的就要光临了。喷一些香水,擦一些晚霜,要不要再涂一点儿口红?女为悦己者容,女人打扮自己是为了别人,别人悦了还好,倘若不悦呢,倘若不屑呢,岂不可怜可悲么?

这样想了,心里就有一点点累,有一点点哀。

拖鞋啪啪地响着,草草出浴后的于潮白赤裸着出现在卧室门口。蓬乱的长发半干半湿,下巴上那一绺长胡子和胸前那一片毛丛上,犹自挂着亮晶晶的水滴。那模样,像是从雨林中突然钻出来的一头兽。

记得初次看到男人这副样子时,陆洁不禁惊愕得目瞪口呆。随后,就像受到了太阳的眩灼一般,下意识地闭上了眼。那眩灼是火,轰地一下子将她点燃,她的身和心都感受到一种从来不曾有过的强烈冲击。而今,她只是湿沉沉地说了句,“当心凉住了,快,快上来。”

宽大的床榻上并排伴侣着两床软被,于潮白按照这种日子他应



该做的那样，越过属于他的那个被筒，然后钻进了陆洁的被筒里。接着，他把右臂伸开，让陆洁枕进他的肩窝，下一步，陆洁应该侧转身贴上胸乳、攀上股腿，然后用手臂搂紧他的腰……

他们依照熟悉的工艺流程，按部就班，有条不紊地做着。他们都明白，他们有责任有义务合唱那一首老歌。那是他们都已熟悉的旋律，他们应该不出差错地完成所有的起承转合。

台灯罩是粉色的，从灯罩中筛出的光细腻如粉。于是，他们俩就像脱了壳的蜗牛一般，显出了别一种粉嫩。陆洁循例闭上了眼，在这个时候她总是闭上眼睛，而于潮白是应该睁大眼睛的。

闭上了眼睛的陆洁感觉不到动静了，耳朵却听到了书页翻动的声响。于是，她又慢慢地睁开眼。她看到于潮白的目光并不在她的身上，原在于潮白在读书。

“这个民族信仰的是门塔教——无所不能的门塔巫师——经常使用的器具——巴浪鼓、铜钵、巫棒……”于潮白一边自言自语，一边拿起床头柜上的笔和纸。在那粉色的灯光里，他若有所思，神情显得很投入。

当然，他感到了陆洁的目光。

“你看，我还得——”于潮白晃了晃手中的笔，“是不是，你先——”

那是解释，那是布置。主刀大夫向助手做着安排，消毒、备皮、麻醉……只待万事俱备了，他才披挂上阵。

于是，只剩下陆洁一个人在工作。一个人做这种发动群众的工作真是索然无味，陆洁感到有点儿力不从心，她很难将注意力集中起来。在抑止不住的涣散中，她觉得自己仿佛是在发动一辆冷冰冰的拖拉机。她徒劳地抓着手柄摇啊摇，摇啊摇，可那辆不动声色的拖拉机就是发动不起来……

陆洁渐渐生出了厌倦，那厌倦循着陆洁的手传给了于潮白。

“哦，好了好了，完成了，完成了！”于潮白几近欢呼般地抛下书本和纸笔，“我来了，我们来吧——”

是那样的一种欢呼，既掩饰着又表达着似有似无的歉意。

在陆洁的记忆中，于潮白总是会以他性格的魅力，在需要的时候



在需要的地方，给人带来勃勃的生机和活力盎然的气氛。

被子兴奋地从床边滚落，接着，席梦思软床也激动了，摇摇颠颠地发出了声响。

陆洁忽然觉得眼前有靛蓝色的莹光一闪，于是她发现在不知不觉中，她又面对着那行神秘的文字了。

圆圆的犹如寂灭的火山口一样嵌在小腹上的，是男人的肚脐。在这个母亲输送生命的遗迹的下方，赫然地排列着一行神秘的图案。它们古老，犹如千年的树根一样虬曲。它们年轻，好像初生的蝌蚪一般灵动。它们是平实的，那种淡淡的靛蓝让人想到蜡染布的朴拙。然而，它们又是神秘的，一勾一划，一曲一折似乎都隐着不可破解的天机。

陆洁初次见到它们的时候，曾经好奇地向于潮白询问，它们是什么？于潮白告诉她，那是一种文身，一种西南民族的文身文化。

说这话的时候，于潮白的目光变得遥远而深邃。陆洁的眼前就渐渐迷离起来，陡峭的峡谷高大的银枞天上的悬棺林间的瘴气……一切都是如此地神秘，如此地富于魅力。于是，对那些民俗和文化做考察和研究的于潮白，也就同样有了诱人的色彩。

此刻，陆洁又听到了诱人的呻吟声。每当陆洁抚到这些图案时，于潮白都会发出这样的声音。这声音是地火奔突前的颤抖，这声音是飞瀑跌落前的叹息。

它应该是合唱和重唱，所以，陆洁应该用同样的呻吟做出回应。

“哦！——”，“哦！——”……

一声高，一声低，呻吟的对唱充满了激情。

然而，陆洁的身体却明白无误地感受到，对方的身体是倦怠的，是平静的。

是的，没有火，只有风。

那是一种虚假的呻吟。

陆洁向对方的眼睛望去，男人的目光分明是真诚的，他在做着真诚的努力。

陆洁在心里苦笑了。怎么能责怪对方呢，反观一下自己好了，自己的身体不也同样是倦怠的，是平静的吗？



时间在一点一滴的努力中,无可挽回地逝去。

这徒劳无功的奋斗,使他们双双变得焦灼而疲惫。

于潮白双手撑住身体,把脑袋向靠垫上提了提。他这样做的时候,瞥了一眼墙上的电子钟。那虽然是一个不易察觉的微小的动作,陆洁还是敏感地捕捉到了。

指针已经过了十二点钟。这就是说,另一天已经开始,他们即使成功了,也已经失却了在当天纪念成婚四周年的意义。

陆洁失神地望着自己的身体,心里充塞着莫名其妙的委屈。眼前那汗津津的裸体仿佛是别人的:打了皱的肚腹犹如粗糙的桔皮,在那桔皮之上,凸显着一道长长的疤痕。疤痕是活的,红亮而狭长,宛如一条粗大的蜈蚣长着许多细短脚——

这是生育儿子佑生时留下来的。

伤兵,打了败仗的伤兵。盯着这道伤疤,陆洁呆呆地想。

“怎么了,你?”男人问。

“我看,算了吧。”陆洁的话音里不无沮丧。

“我不信。”于潮白似乎在表现他的执著。

陆洁抚了抚男人脸上的汗,轻轻地摇一摇头。

那一摇,就将男人的士气摇泄了。

“对不起。大概是,太累了。”男人终于这样说,神情里满是歉意。

“没关系。”陆洁安慰着。

长长地舒一口气,男人如释重负,伸手熄了灯。

他很快睡着了,带着并不沉重的鼻息。

陆洁却久久无法入睡,她索性坐起来,打开了窗帘,茫然地望向夜空。

冷寂的月光透进来,让她无奈地守着一个惨白的现实:他失败了,她,也失败了。



二 出走

绿云小区本来也就是个挺普通的住宅小区，普通的公寓式住宅楼，普通的透空式铁围栏，普通的水泥甬道，这一切，都和本市那些住宅小区没有多大的差别。然而，这里每一处能植树的地方都栽种了本市很少见到的芙蓉树，这里每一寸能植草的地方都植上了从国外引种的绿云草，于是，那些葳葳蕤蕤遮天蔽日的树冠，那些蓬蓬茸茸无处不在的草坪，就将这个小区围裹成了一团云朵，一团绿色的云朵。

这样，绿云小区也就与众不同，俨然有了在鸡群中鹤立的姿态。

栗琳琳的情形也大体与此相似。当然，她年轻漂亮，但也就是普通的年轻漂亮吧，在这个城市中，像她这样年轻漂亮的女人还有很多很多。当然，她经济自立，她自己开着一家化妆品专营店，然而在这个城市中，像她这样拥有自己的店面甚至公司的女人也为数颇众。但是，栗琳琳是特立独行的，栗琳琳是与众不同的，她的不同，只是通过一番话，就让陆洁感受到了。

那是因为陆洁得知栗琳琳是于潮白的情人，是于潮白最新最近的情人，于是，陆洁就找上了门。陆洁曾经与栗琳琳谈判过，栗琳琳对那种谈判毫无反感，她是开诚布公的，似乎世间的任何问题都可以拿来与她讨论。

陆洁的要求很简单，请栗琳琳从陆洁和于潮白的生活中退出去。

栗琳琳笑了，是那种坦诚的，诧异的笑。

“我从来没有进入过你和他的生活，是他进入了我的生活、进入了我和他的生活。你看，你和他的生活，他和我的生活，这完全是两件事。是他来找我的，是我同意他来的。我从来没有去过你那儿，你瞧，倒是你到我这儿来了呀？”



栗琳琳的表情和语气,使得陆洁有那么一瞬间感到,错的真是她自己。

后来,陆洁才慢慢打听到,栗琳琳是那种任何男人都可能出现在她那里的女人,当然,必须是她中意的男人。在这个意义上,是她在选择男人。她是终身总统,而男人们,不过是些由她任命的任期有限的内阁成员罢了。

太阳已经升得很高很高,陆洁在水泥甬道上徘徊了许久,才终于从绿云的浓荫下走出来。

十四号楼五号。陆洁曾经到栗琳琳这儿来过一次,不会记错的。

陆洁已经接连四天没有见到于潮白的人影了,所有那些该打听的地方,陆洁都已经打听过了。所有那些该去的地方,陆洁也都去过了。陆洁不能不到栗琳琳这儿来,陆洁忍不住要到栗琳琳这儿来。

站在安全门外,陆洁听到有音乐声隐约地从屋内传出来。里边有人,栗琳琳在里边,于潮白在里边……音乐声飘飘悠悠,犹如诱人的食物香味儿,使得陆洁想要进入的欲望愈加强烈,愈加难抑。

她抬起手,按响了门铃。

陆洁恍惚地看到里边的人走过来了,里边的人透过鱼眼透镜向外张望,看到一个变了形的女人。是的,变了形,这焦灼的四天,陆洁感到她的精神已趋于变形。

门开了,音乐声蓦然增大。

“哦,陆洁,你早,你早——”

栗琳琳穿着居家的睡袍,鬓发蓬松,看上去好像刚刚离开睡床。

“请原谅,我必须来找你——”

“进来吧,快进来。”

起居室的圆桌上放着两个玻璃杯,是两个。椅子也拉出来了,是两张。

陆洁的心不规则地跳了一跳。

栗琳琳将咖啡壶里煮香的咖啡冲入杯子,加奶,加方糖,很西式的。随后,她又打开微波炉,取出冒着热气的包子,圆圆的,周边打着褶的小包子,很中式的。

“吃早饭了吗?别客气,一起来。”